張橫渠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橫渠集

(三)

張載撰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八

經學理窟四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明聖人立言處說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晝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閒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

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卻是末事止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止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止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止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止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閒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己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閒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止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止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

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止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止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止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止是爲其身慮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止是兩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天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著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愧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瀹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止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穗是褎。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挂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止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眞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到身安處。卻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埽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止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止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學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止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止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止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疏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止有責己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己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埽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止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閒書未用閱閱閒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懼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求不寐

此其驗也家中有孔子眞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嘗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奈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閒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便用

某既閒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閒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止尚閒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興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己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己亦熟之天下事大患止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緦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堵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版如朔望薦新止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版正世與配位宜有等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眞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九

經學理窟五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止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止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疏。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簿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既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嘗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止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脾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蓋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惟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諭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擅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
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

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妥。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

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墠。去墠曰鬼。從廟數以至壇墠。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止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墠之數。卽幷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止是懷精神也。鬼者。止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既是壇墠。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尙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止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匹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秦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秦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秦社。在唐止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

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祕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朞而猶哭也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眞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鬲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篾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尙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止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止合一娶婦止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墾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面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所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己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

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卻服斬。此爲父止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期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之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學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疏屬爲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卽焚理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煆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爲末齊衰不言末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特牲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

語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於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己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止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循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止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卽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止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循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止爲知包著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豁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止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止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閒止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著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來。一作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止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叅工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

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陰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謂惡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地之氣(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幬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爲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爲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偏(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胠篋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己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己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胠篋盡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

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卽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止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旣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

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止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止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是褊隘。然褊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正當。其如此其不一。則漸寬容。苟志於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

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卽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卽是學也。止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止習有善惡。止作一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止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富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理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止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眞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

此則儘遠大所處。則實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止好仁則忽小者。止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閒。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止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卻心。今盈天地之閒

者皆物也。如止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得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諭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持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

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文集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退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明命。女順。是其帝命。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

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皋皋。皋皋雖與言也無然譊譊。譊譊雖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圭瓚。具素爾藻絢。藻絢。妝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筵。念爾書訓。因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粃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朵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擸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於篇。觀厥謀之得失。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爲自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寇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支捂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尙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閒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此間其多少之寇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養勇既棟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敵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

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艱之計哉右舍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煩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敵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尙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脩字作小無事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鬬射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肯徒講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嘗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讎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域。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敵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象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苟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說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遂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止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說。）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博學於文者。止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孟子說。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斷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鄭衞之音悲哀令人意思頹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禮樂說

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遠一生如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桑歲不稔昨來餓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止介爻一箇氣豔大小大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止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凡之義（闕凡惟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見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

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止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廢（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

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止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止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止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止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閒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

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止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止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止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止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儘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止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

事匈奴止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止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閒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敍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止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幷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

其閒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上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問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閒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纔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窯椀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閒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嘗。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予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張橫渠集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張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